

雪の芒

卷
叁

鏡

沧月
著

龙
LONG
ZHAN
战



WRITTEN BY CANGYUE 2013
CONCEIVED, CREATED, AND DESIGNED BY ZHIYIN COMIC



中国致公出版社



知音动漫

雨の芒



卷三

龍

龍

龍
LONG
ZHAN
战



中国致公出版社



知音动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镜·龙战 / 沧月 著.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145-0611-2

I. ①镜… II. ①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8938 号

本书由沧月委托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中国致公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镜·龙战 / 沧月 著

出 版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100 号住邦 2000 商务中心 1 号楼东区 15 层)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主 编	李 靖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责任编辑	刘 秦 杜孟玫
特约编辑	程 英
装帧设计	李 婕 余婧雯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12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45-0611-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322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卷三

诛仙

诛仙

龙
LONG
ZHAN
战

题记

005

第一章 星之陨

007

第二章 石火

027

第三章 梦中身

045

第四章 往世书

063



第五章 龙战于野

080

第六章 盗宝者

108

第七章 海皇

121

第八章 帝王谷

145

第九章 古墓

165

第十章 密藏

183

第十一章 邪灵

205

第十二章 兄弟

232

第十三章 千年

252



第十四章 分离

273

第十五章 大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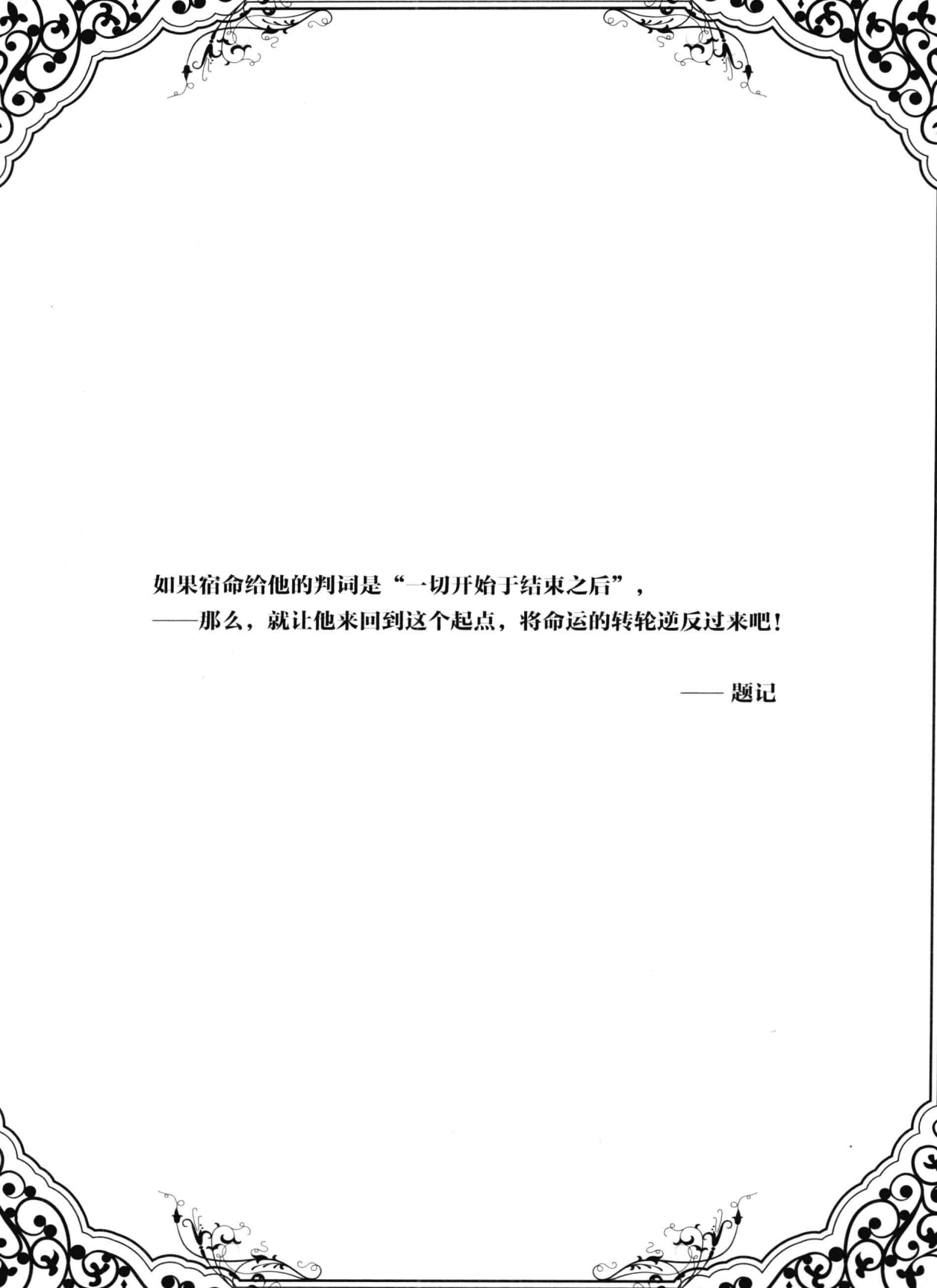
288

第十六章 重逢

310

第十七章 破军

333



如果宿命给他的判词是“一切开始于结束之后”，
——那么，就让他来回到这个起点，将命运的转轮逆反过来吧！

—— 题记

· 星之陨 ·

沧流历九十一年六月初三的夜晚，一道雪亮的光芒划过了天空。

那是一颗白色的流星，大而无芒，仿佛一团飘忽柔和的影子，从西方的广漠上空坠落，一路拖出了长长的轨迹，悄然划过闪着渺茫光芒的宽阔镜湖，掠过伽蓝白塔顶端的神殿，最后坠落在北方尽头的九嶷山背后。

观星台上玑衡下，烛光如海，其中有一支忽然无风自灭。

伽蓝白塔神殿的八重门背后，一双眼睛闪烁了一下，旋即黯淡。黑暗中一个含糊的声音低低发出了几个音节，似乎简短地陈述了某个事实。然而那几个外人无从得知含义的音节，却让刚进入神殿的巫真云烛脱口低呼，匍匐在地。

“那颗一直压制着破军光辉的星辰，终于坠落了。”

——方才那一刹那，智者大人是这么说的。

她知道智者口中的“破军”，是指代此刻正在北荒执行绝密任务的弟弟云焕。然而，她不知道智者所说的坠落星辰，是不是她多年来一直在默默观望的那颗“虚无”和“静止”的暗星？

十六年来的与世隔绝，却不能阻挡她每夜于万丈白塔之巅眺望星空，为亲人长夜祈祷。

她一直认得和弟妹宿命对应的那两颗星辰，也留意着牵制它们的辅星。每一夜，她都看到一颗暗淡的星辰悬于正北。那颗星没有光芒，不会移动，有一瞬她甚至以为那是一颗已经湮灭的星辰留下的幻影。然而，正是这颗星，一直压制着破军的光芒。她长久地守望，看着夜空中破军旁边那颗寂灭不动的暗星，无数次地猜测过那颗星辰照耀的又



是什么样的人。

今夜，不祥之星“萤惑”现于北方——其南为丈夫丧，其北为女子丧——那么，今夜对应流星而死去的，应该是一位女子。

她甚至不知道弟弟生命中何时出现了这样重要的女子。

她也无法推算这颗星辰若坠落，破军的流程又会如何？弟弟将从砂之国找回如意珠并顺利返回帝都，还是又将面临着一场失利？

前日，幼妹云焰在服侍智者大人开水镜的时候，不知何故忽然间触怒了智者，被褫夺了头衔赶下伽蓝白塔。十大门阀中一些宿敌已是暗中蠢蠢欲动——如果二弟此次在砂之国没有完成任务，那么整个云家就岌岌可危了吧？

“在西方的尽头，他正在渡过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智者大人的又一句含糊低语，打断了她此刻千头万绪的种种假设。

“啊？！”云烛大惊，然而十几年的沉默让她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她只能发出同样含糊的语声，急切地表达着自己的意愿。

“你想求我救你弟弟，是么？”黑暗中的语调不徐不疾，却毫无温度，“你弟弟很有意思，我会一直看着破军的。但我不救他……也没有人能够救他。但我答应你：如果他这次在西域能够救回自己，那么他回到伽蓝城后，我或许可以帮他渡过下一次的危机。”

什么？巫真云烛惊疑不定地抬起头，在黑暗中茫然前视——智者大人这番话，又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前几日开水镜，看到的是什么吗？”智者大人在黑夜里笑了起来，声音含糊而混沌，仿佛一团化不开的黑，“空海之盟已经成立了。我看到了云荒命运转折的那一刹那……真是有意思……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巫真震惊地睁大了眼睛：空海之盟？智者大人是说，空桑和海国结下了盟约？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情，智者居然一直不曾告知十巫中的任何一位么？

云焰触怒智者，难道就是因为此事？

“是的，你妹妹她太自以为是了……”果然，她的所有想法都被洞悉，黑暗中那个含糊的声音里带了低低的冷笑，“在我面前，她也敢自以为是！还想将天机泄露给十巫，干预云荒的命运……不是一个合格的守望者啊……你，应该比她聪明吧？”

“啊……”喉中发出了惊悚的低呼，巫真云烛叩首于地，不敢抬头。

“我，曾以为云荒在失衡后已经无可救药了，不想这片失去了‘护’之力量的杀戮之原，自身也有调和的力量……”黑暗里那个声音仿佛有悠长的回音，意味深长，“云烛，

我们一起来看着这天地吧……直到最后一颗星辰坠落。”

白光从遥远的西方迢迢而来，向着这一片弥漫着冥气的山峦坠落。

九嶷山幽冥路的尽头，一道倒流的瀑布横亘在那里，仿佛一堵隔断阴阳两界的巨大墙壁。那自下而上汹涌流动的苍黄色之水来自苍梧之渊，沿着幽冥路一路向高处奔流，汇集了梦魇森林与云梦泽的妖气和怨气，浸透了空桑王陵的死意和冥色，最后在九嶷山顶卷地而起，汇成了巨大的瀑布，倒流着消失在天尽头。

那便是九嶷山上分隔阴阳两界的“黄泉”——它如同立于天地间的巨大照壁，将生死隔离。

所有死去的灵魂，都会投入那一道倒流的苍黄色瀑布中，被带往看不见的天际，然后，从那里转生。那道白光迢迢而来，转瞬湮没在巨大的洪流中，随着滔滔黄泉消失在天际。

一个名字，忽然从一面碑上浮凸出来，放出淡淡的光华，然后隐没。

“慕湮”。

九嶷山麓，那金碧辉煌的离宫中，忽然有人抬起头，望着天际长长吐了口气：“空桑一代剑圣，竟也湮灭于此夜。”

那是个五十左右的中年男子，峨冠博带，赫然王者装束。然而和那一身装束不相配的，却是他眼中一直闪动的阴冷狡狠气息。仿佛是倦了，观星的王者垂下头去，嘴角忽地出现了一个冷笑：“九十年了……这世上和空桑相关的事情是越来越少了。我想再过百年，只怕云荒上已经没有人会记起‘空桑’这两个字了吧？”

侍立在侧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听得王者这样叹息，他不知如何回答。

当日，出卖故国勾结外敌的，不也是他么？

因为识时务，应变得快，所以在那个腐朽的空桑王朝轰然倒塌后，其余五部全灭，青之一族却毫发无损——不仅没有在改朝换代中遭到损失，甚至连属地九嶷都保留了下来，此后近百年里更得到了沧流帝国的特别看顾，待遇不低于前朝。如今，该得到的都得到了，荣华、封位、富贵，甚至长生……贵为九嶷王的眼前人，为何还念念不忘前朝？

若是十巫知道了，不知又该作何感想。

沉默了半晌，白发老人弯下腰来，殷勤开口：“父王，夜也深了，您不要再在往生碑前久留，回去歇息吧！”

“骏儿，你先回去吧。你年纪大了，得早些休息。”王者开口，如唤晚辈那样唤着



那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淡淡地道，“我还要多留一会儿。最近往生碑上不停闪现新的名字——我想，大约云荒的变乱又要到了。”

那个老人一惊：“您是说天下又要大乱？可沧流帝国的统治，谁能轻易撼动？”

“呵……”九嶷王仰着头轻轻笑了起来，没有解释，只是道，“你下去休息吧。”

“是。”白发老人无奈，只得领命退下。

一直到穿过了游廊，走入了最浓重的阴影里，老人才暗地里回头，看了王者一眼。那一眼里，不知道有多少暗藏多年的厌恶与憎恨，在暗夜里如匕首般雪亮。然后，那个白发萧萧的世子沿着建筑的阴影往外走了开去。

离宫里，又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九嶷山的山腹里，那些连绵不断的巨大墓室中，应该也是这样的寂静吧？

万籁俱寂后，九嶷王独自面对着那一面往生碑出神。

那座一丈高、三尺宽的碑寂静无声地矗立在夜色里，碑身洁白如玉，上面隐约有点点红斑浮现，底座是一只形状怪异的巨大骷髅头——嘴里衔着一把剑，深深的眼窝似乎看不到底。

传说这座往生碑是开创空桑王朝的星尊大帝所立，也是这位最伟大帝王留在九嶷的唯一一件标记。七千年王朝更替，九嶷山遍布着历朝皇帝皇后的寝陵，几乎将山脉彻底凿空。然而，其中唯独缺少的，却是第一代星尊大帝和白薇皇后的遗体灵柩。

这一对伟大的帝后，被视为远古时期魔君神后的转生。相传他们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踏上了倒着流往天际的黄泉瀑布，离开了尘世，去往上古神人葬身的北海轩辕丘，因此并无留下遗骸。他们留在九嶷山的，除了衣冠冢外，不过是一座石碑。

石碑上没有一个字，底座是狰狞可怖的骷髅头，嘴里衔着那一柄传说中星尊帝当年的佩剑“辟天”，隐喻着一将功成万骨枯。

然而，没有人知道一生叱咤睥睨所向披靡的星尊大帝为什么要在死前立下这样一座碑。那空无一字的石碑，是暗示着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抑或是对自己的一生无言以对？

然而，这一面无字石碑凝聚了帝王之血的神力，却成了沟通阴阳两界的镜子。每当有灵魂前来九嶷，投入黄泉，石碑上便会闪现那个人的名字。

在这里不曾被修筑成九嶷王离宫，不曾与世隔绝之前，这块碑是可以被所有空桑百姓所触摸的——每次云荒上有人亡故，他们的亲友便会在转生期满之前，千里迢迢来到这里，送亡灵最后一程，然后对着这面石碑上一闪而灭的亲友名字痛哭祭奠。

所以，往生碑在空桑民间又被称为“坠泪碑”。

千年来空桑人在此碑前哭泣，血泪浸入石碑洁白的石头中竟隐隐蔓延开了红丝，而石碑下那个骷髅底座，也被抚摩得光可鉴人。这座由星尊大帝立下的、守望着子孙后裔的石碑，凝聚了多少人的血泪和悲哀，成为通灵的神物。

九十年前空桑覆灭那一日，天摇地动，无色城开。

那之后，原本就是此地藩王的青王辰得到了沧流帝国的特许，继续保留了这块封地。然而新封的九嶷王却无法享受这种安定——因为一夕之间，整座九嶷山都颤动起来。无字的碑上忽然沁出血珠，沉默衔剑千年的骷髅忽然张开了口，仰天大吼，眼中泪流如血。

仿佛地底下埋葬着的空桑历代帝后全睁开了眼睛，怒视着叛国的青之一族，发出了诅咒。王陵中原本蛰伏封印的邪灵纷纷出洞，吞噬封地上的百姓；而倒流的黄泉居然改成了顺流，将无数冥界冤魂厉鬼从地底带入了这个世间！

无论神庙里的僧侣和巫祝怎样日夜祈祷，都无法平息整座九嶷山上王陵中的愤怒。

最后无奈之下，新任的九嶷王听从了伽蓝白塔顶上智者的谕示——来到往生碑前，从怒吼的骷髅嘴里抽出那把长剑，将一妻六妾九子，尽数斩杀在碑前。血泼碑面，待到最后一个儿子杀掉，骷髅眼中流的血终于停止，牙齿合拢，咬住了那把剑，重新沉默。

九嶷王以全家的血平息了地底的怨恨，将封地重新安定。

妻子总会再有的，那时候他是那么想的，因此无视结发之妻和子女的哀求痛哭。那之后，他安享这片土地上的一切，也纳了十多名姬妾，然而十年中却一无所出。

他曾求于伽蓝帝都的十巫，然而即使是最精通炼丹的巫咸长老，都无法可想。甚至，连属地上的青族都开始人丁寥落，每一对夫妇生育的子女往往只有伶仃一两个，甚至无子，整个青之一族都开始逐渐衰弱。

那时候，他才知道这块土地上浸透了空桑先皇的诅咒，根本不会容许他再有子孙后人。

有一段时间九嶷王疯狂地纵情于声色之间，直到身体虚弱不堪。十年之后，他听从了属下臣子的建议，收养了同族的青骏，并立其为世子，之后便再也不接近女色。

然而这些年来，一直服用着巫咸赠与的延年驻颜灵丹，他的外貌丝毫不见衰老，反倒是当年收养时才十三岁的青骏不可避免地老去。青骏如今已经是八十高龄，却一直只是世子的身份。

“他定然在想：你怎么还不死？”

忽然间，空无一人的离宫内，有一排字慢慢浮凸在碑上。

九嶷王悚然一惊，低下头看着底座上那个骷髅，面色厌恶已极。又是这个阴魂不散

的东西！自从得到这块封地后，他每夜都要听着这个骷髅的喋喋不休，至今已经将近百年。

那个骷髅瞪着深不见底的空眼眶，牙齿依然紧紧咬着那把剑，然而字迹却慢慢浮现在无字的石碑上：“你的死期到了。”

“闭嘴！”九十年来的高枕无忧锦衣玉食，当初权臣的阴枭冷定似被消磨了不少，九嶷王一怒踢在骷髅的牙齿上，冷笑，“青骏狼子野心，和帝都里巫朗那厮勾结，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倾国之乱我都过来了，岂会栽在那小子手上？”

骷髅深深的眼窝里，似乎有冷笑的表情：“我说的，不是他。”

“那是谁？”九嶷王倒是一惊。

洁白的玉碑上，忽然闪现出了一幕景象：木叶萧萧而下，一名黑衣的傀儡师在暗夜里赶路，他的蓝发拂过密林的枝叶，悄无声息。他的身后，一只有着妖艳女童面容的鸟灵静静跟随。

“那是……”九嶷王凝视着那一闪即逝的身影，被那样无俦的美丽震惊，恍然觉得眼熟，却想不起是谁。

“当年你手上的那个傀儡。”那个骷髅似乎在笑，那种笑容仿佛是从地底涌出的，凝聚了无数恨意——

“当初种的因，请看如今结成什么样的果吧。”

幽暗的密林里，山风簌簌而下，带来远方九嶷山上阴冷的寒意。

然而傀儡师却在这样阴邪的气息中，舒展地叹了口气，他肩上坐着的那个偶人同时也做出了一个长长叹气的动作，当然，不会有任何气息从这个傀儡口中吐出。

一个多月前从桃源郡出发，一直昼夜不息地向着北方走，苍梧之渊已经近在咫尺，九嶷山上亡灵的叹息也近在耳侧——他不敢有半丝耽搁。

过了前面这一片密林，便是目的地了。

有一片叶子拂到了他的脸上，轻轻触了一下便飘开。然而这样轻微的触碰，却让走着的鲛人忽地一震，在原地顿住了脚，全身的“眼睛”都张开了，在暗夜里窥探着外物。

这是……梦魇森林？居然在这里遇到了梦魇森林么？

那一片传说中位于九嶷山麓，却四处漂移无定的邪魅森林，居然在今夜选上了他？

傀儡师的眼睛陡然睁开了，他静默地站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中，握紧了手指。

“呀！这是什么？”前方传来惊呼，黑暗中扑簌簌一声响，似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探路的幽凰扇着翅膀跳了起来，费尽力气将那棵树整个击断，才从一头撞上的藤萝里解脱出来。

“见鬼啊，我刚才分明还看到这里有一幢房子，里面有灯火的，怎么一头就撞上了这些藤萝？”看到已经有好几根漆黑的长羽被藤萝卷走，鸟灵疼得皱眉。忽地，她看到一条依旧牢牢卷在她翅膀上的藤萝。

那个藤萝居然白皙如肌肤，末端还长着如人一样的小小的手，紧紧揪住她的羽毛。

鸟灵爱惜自己的羽毛就如人爱惜自己的容貌，眼见自己的羽毛被揪落，幽凰宛如看到老鼠爬上裙子的少女般尖叫起来：“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一边说着，一边跳脚，她向着那条藤萝抓去——一抓之下，那条藤萝立刻冒起了白烟，发出了一声尖叫。那声尖叫在空寂的森林里回荡，居然激起了无数回音。暗夜里，似乎有无数看不见的东西涌过来了。

幽凰吓了一跳，扑扇着翅膀后退，她变回女童的形貌，落到了苏摩身边。

“那……那是什么？真见鬼，那是什么？”她结结巴巴地问，眼光却是看向整座动起来的树林，她霍然发现整座森林根本不是树木组成，而是由活动着的无数巨大藤萝组成的。那些藤萝有着白皙的肌肤，宛如人纤长的手臂，在暗夜里舞动。

苏摩没有回答，他只是站在原地沉默，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同伴被伤害，那些藤萝发出了尖叫，纷纷逼了过来。无数雪白诡异的枝条直伸过来，枝条末端的手原本是纤细秀丽的，此刻铮然弹出一寸长的青色指甲来！

邪异鬼魅的气氛弥漫在风里。幽凰知道强敌环伺，她连忙又从女童形貌化回了真身，九子铃铮然发出，削向那些不停逼过来的触手。一声脆响，一条藤萝应声断裂，裂口里流出冰冷鲜红的汁液，然而九子铃上也有一个铃铛碎裂开来，落到地上。

“这到底是什么？”幽凰看着满空抓过来的修长利爪，又是恼怒又是惊慌——一路行了几千里，都是平安无事，居然快到九嶷山的时候遇到了这种鬼东西！

原本就充满了杀戮气的鸟灵眼里露出了冷光，她再也不愿多纠缠，忽地尖啸一声。

随着她的尖啸，每一支方才脱落的黑羽拔地而起，宛如利剑般绞杀着漫空的藤萝！幽凰恢复了鸟灵首领应有的森然凌厉，在半空中重新展开了翅膀——那些弥漫着惨白色辉光的羽毛，一支支如同刀剑般锋利！

仿佛一把巨大的剑缓缓展开，鸟灵翅膀碰到的地方，所有藤萝都尖呼着避让开来。

“是鸟灵！她是鸟灵之王！”忽然间，地底传来了一个语声，沿着场面闷闷地传开，



让人脚底感到了某种震颤，“不要捕食了，快走！”

所有藤萝“嗖”地抽回，立刻风一样地在黑暗中后退。

然而就在那一刹那，一直漠然旁观的傀儡师忽然动手了——苏摩足尖一点，疾冲而出，没入黑暗森林的某一处。他霍然驻足探身，抬手插入了地下，直将整个手臂都没入泥土中。

地底下陡然传来了一声痛呼，整个地面都颤了一下。

“我抓到你了。”苏摩单膝跪在地上，手依然插在泥土里，发出了一声冷笑。

“放开她！”那些刚刚退去的藤萝忽地又出现了，漫天漫地地扑过来，再也不顾一边张着翅膀虎视眈眈的幽凰，奋不顾身地抢身前来解救同伴。幽凰急忙阻拦，然而尽管她努力张开了双翅，能挡住的范围依然有限。一个顾不上，好几条藤萝依旧穿过她直奔苏摩而去。

傀儡师没有动，他肩头的小偶人看着漫天伸来的雪白手臂，仿佛觉得有趣，抬手一划，“刺啦”一声，那些东西便藕片般地掉落下来，冷冷的、鲜红的汁液洒在小偶人脸上。

——然而就在那一瞬间，阿诺的表情也有些僵硬，仿佛震惊般地，它侧头看了傀儡师一眼，顿住了手，眼里有疑问的光，仿佛遇到了什么难解的问题。

“住手！”苏摩喝道，然后手臂一用力，便破开了腐土，将地下那物提了上来。

那是一个柔软的囊，三尺长，囊下仿佛植物的根茎一样，长着蓝色的根须。从那个根茎上生长出了四根白皙的藤萝。那藤萝原本有数丈长，此刻被苏摩一提出地面，便立刻向着囊里收缩回去。

“咦，那是什么？”幽凰看得奇怪，忍不住踢了踢那个囊——如击败革，里面仿佛还有水在晃动。她好奇心大起，双翅一挥，便要斩开那只皮囊看看个究竟，然而苏摩一挥手，将她拦了下去。

“你是要我剖开紫河车呢，还是自己出来？”苏摩漠然对着那个囊发问，“如果剖开把你拿出来，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囊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仿佛里面的水在波动：“你为什么要我出来？”里面有个诧异惊慌的声音问，竟似女子声调，“捕食错了人，遇到你们这般高手，算是我们命不好——杀了就是，何必多问？”

“我没有杀你的意思。”那个动辄杀人的傀儡师，此刻居然毫无杀气。

“那你要我出来干什么？”囊里那个声音问，稍微有了松动。

“我要你看看我是谁。”苏摩嘴角忽然浮出一丝冷笑，他忽地提高了声调，“把你